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三



書卷第四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鄒陽董鼎輯錄纂註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  
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  
世至季歷季歷生昌為西伯  
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  
十三年而終武王  
天子  
大

周本太王所居岐山之南地名岐陽縣西北其南有周原白圭有陽邑於周地故國曰周師凱宮廢封於師在今鳳翔府扶風縣公劉子康節國於岐在今邠州太王遷於岐山下在鳳翔府岐山縣故國一名美陽城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北

後漢書多矣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為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

古文書行而為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

本無泰誓武帝時為泰誓出與  
十九篇孔壁書魚出而未傳於  
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見其語然  
與大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

不徒見武王之伐  
之足見武王之伐  
說與來書云云固不  
天理人欲王道霸術  
崇

按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一  
照未嘗斥為紂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為受餘見傳

惟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

孟津見禹貢○按洪氏言虞尚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月也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

保據曰蔡氏主示  
改月之說遂謂  
不改時殊不知周  
易證之春秋左  
傳孟子子後漢書  
極爲明者或十年  
六月丙午晉侯侵  
善之言而春秋以周  
蓋以丙午爲歲終冬  
使夏時之冬大雨雪  
何是爲異而記之東  
二十八年春無冰蓋  
以子月爲春也使夏  
時之春冰何是爲異  
而記之



春法夏百秋仰冬俯四時而後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社氏注曰冬獵中狩周之春夏冬冬而後行冬之狩天子書魯守  
子論為非欲行夏  
時而陽三陽  
二月皆為歲  
三代進用之以為  
歲首然則改元  
不改月數與冬不  
可為春之說也  
一編明矣以三年  
春為建寅之月  
其夫同上

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夫  
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  
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後元陽氏曰果重事於西  
伯即位已改元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  
元而反不改元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其元由是言之謂  
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皆妄也歐陽氏之辨見序  
篇又按洪氏曰武王一年者亦惑以春為建子之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  
子之月而必以其正為四時之月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  
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月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  
亦言春寒  
言春  
賜春  
其義  
顯道問先儒中  
知有何據曰自大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

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  
有這一箇良辰  
是當初  
于同  
決  
正  
邦親之也豈君尊之也哉  
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王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王  
士明聽誓  
追稱之也  
惟天地萬物  
之靈也  
事者庶  
之雷也

至誠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竟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  
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瘵殘疾得其所生寡孤獨  
其養率萬民之衆無一天下之不得其生者又所以為民  
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而厚於聖人其心  
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受是言及乳傳云  
受付也音相司高主受  
諸曰封 按卿氏陸  
氏以受 與 之字  
因立政有 而正  
受是言及乳傳云

而巳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  
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警師之言而  
實乃出人意表之意也 君方能立天下之師如  
所當體念也 中意出人意表之意也 君方能立天下之師如  
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人傑氣質之性古人雖  
不曾說着考之經典此意出人意表之意也 君方能立天下之師如  
后天乃錫王勇智皆皆此意出人意表之意也 君方能立天下之師如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氣於天受形於地乾坤生  
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之父母也 孫氏曰天地能生  
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 大地之宜以立右民者  
一也 陳氏曰 君者天地  
此人性 聰明  
先得  
武  
言對  
也慢天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觀殿池侈服以殘害

于爾萬姓建之忠之到易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

弟也 王崩 此也 王代 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  
王之謚及既誅紂乃稱文考 若如其言將紂為文公耶曰此  
也 獨文武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  
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  
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得而紂之  
峻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紂之  
心未嘗不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紂之  
曰文王只是傲得從容不迫武王使夫伐商大猛耳蘇東坡說  
也見未 文王伐崇伐密嚴整嚴肅事又自顯然書說王  
季勤勞王 文王前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

奔散上天降災下民  
沈酒冒色敢行恭虐

易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細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  
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進子  
知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刻剔割剝  
以除邪虐大劫未集無道如  
王紂惡貫盈武  
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  
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  
元誰佐皆不可陳闕之可  
元誰佐皆不可陳闕之可  
元誰佐皆不可陳闕之可  
元誰佐皆不可陳闕之可

素

氣

氣

林君對之問有愆其  
事東為王備年  
事神祇言者其  
維至若般舉無微  
可謂知教者也  
則則猶武長博而  
不敢為者不知有  
天地鬼神則其為  
惡何所不至故言  
不祀而湯伐之討不  
祀而武伐之也

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其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  
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  
商之中出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  
王所以迂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  
討如此並陳氏大猷曰敬者乃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  
答徐元聘陳氏大猷曰敬者乃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  
日深也○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且不敢宜其報惡  
七句曲為文王文節不若語錄盡之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命後心乃夷居弗事上

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米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則商

則商

泰初言上

子昂敢有越厥志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

救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

出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

非聖人會做底我下天子在

持使顛倒了少間脚拄天頭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好也中你所以又為之立吾

師以作成之既無養你及教

導你

龍綏四方有罪無罪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天佑下民

皆先  
王十  
年  
改  
政  
所  
謂  
武  
王  
也

在  
昔  
武  
王  
也

左  
右  
言  
佑  
佑

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籠絃四方只是出關  
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堯  
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  
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不  
有得其一二而師陳氏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  
之道則絕無矣卓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紂定天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孟子引書曰其助上帝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同力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德度義受有臣億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萬心子有臣三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也制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力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道猶路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者得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於身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然必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洛若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數萬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見所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貫通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長惡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約之惡如纒貫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物其貫已滿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子小子畏天之威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受命于天子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考受命文考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巳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德在夙夜祗懼敬而不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敬聖任分焉與亡刑焉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全不誅紂是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者與同罪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氏曰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春官

造七列  
及祭名

正義引  
律故

何所  
德不  
不盡  
則不  
足以  
盡君  
道矣

爾尚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無幾輔我一

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不能為君師也末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求清四海堯舜舜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大其與之時故韓獻

武不可失其禮亦曰棄授舜也

惟知時也禮亦曰棄授舜也

陳氏經曰君亦曰民流也源

夷大公

紂而除

天而

矣

惟

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為武成直取以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

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

河三日二營而中篇致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

篇是也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

自近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

秦誓中

作仇殲權相滅無辜劓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然

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

播散也犁鬣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誦者於荒是也老成之臣

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屏逐者紂乃親比之

醜辭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台立朋黨相為仇讎齊上權

呂氏夫小人曰相仇

滅何至於無辜乎  
蓋小人既以私而相  
害則無復顧慮矣  
至漢季上氏唐李  
林甫楊國忠初  
利相為用後以  
利相傾其禍卒  
以廷及累害社稷  
顛覆生美惡矣

傳知元良為微  
子者以殷王之子  
長且賢而又去國  
也如諫輔為此干  
者以副心為賊害  
之事也

按曰此為為兵  
謂之誅討也  
因之訓或為代謂  
伐之或為代謂  
為大謂心是為大商  
猶詩言漢伐大  
商不如前說  
孔丘大提孔說  
節者等

百史通反字本作  
御言通用後做此  
史記註在斯中矣  
地名案字記壽  
商府王屋廟乃  
召康公之邑歸  
有召康公之邑  
康董董利  
武同元視天聽  
便是理否未于由  
這裏有此皇  
宰底意

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惟  
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若桀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虐傷厥監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呼

必克言商之必克也

既命言商之既命也

而必言商之而必也

然之言商之然之也

訓成謂以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維有周親不如仁人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在予一人今朕必

百姓如湯約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之不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便是一命之只是自文王之視聽便是天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秦誓中

呼善

傳善

傳善  
王后也  
公也  
文母即  
大也  
治平  
下同  
於善  
表反

斷新

陳謀曰于湯有光  
乃武王之考時朱  
子於孟子註此  
於湯伐桀又有  
與此得本意者  
雖亦一美以本  
之意  
師凱曰于湯有光  
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至武王而始得  
明白於天下如云  
發清德之幽光也

呂曰前晚曰子有  
目三十惟心此復  
曰乃一德一心死心  
無常而不知也

民視聽遠裏有些主宰底意思非仲問天  
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  
隨他所謂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  
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  
新安胡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  
不足以為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湯非於湯  
之心為益明向於天下也自昔  
之宗社謂之湯離可也然湯  
有私於已者武之事皆之湯  
則伐也

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力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百姓克永世

惟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  
歸此一心立定厥功惟

此不能者蓋有  
心亦戒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藝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長上自絕  
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益贊禹曰滿招損謙

士古者天子六軍大國

林曰此言  
周武無  
畏之非此  
也

受益時乃天道湯亦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  
民曰天有福善禍淫之謂顯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  
亦甚彰○新安陳氏曰蔡氏以顯道  
合五常言不如張氏得本文正意

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其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變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斷所也孔氏曰冬月見

比于刑之刑刑威

地奇之刑刑威

之刑之刑刑威

降是喪降是喪刑威

公羊傳哀十四年三月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獨夫受其佳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洪大也

迪也獨夫言

夫受大夫受大獨夫言

植德則植德則獨夫言

惡之本惡之本獨夫言

離也離也獨夫言

毅以成毅以成獨夫言

日武王日武王獨夫言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

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

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同馬名曰三王誓於  
軍中或誓於軍  
門之外或交刃  
而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蓋則三月當辛酉  
朔而四日甲子  
師說曰王無自用  
威之理得以此傳史  
記以爲或新約頭  
三說也  
程伯玉曰前篇言師  
長也備天子之六卿此  
言三卿乃指大邦注  
事之臣不道其地  
而悉言之也首言西  
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  
之及邦之居及其治  
事之臣又及之遠文  
十國其存皆然也

故武王於誓師之  
未歎息而言之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  
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偽於其間也○愚謂事幸而集  
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

所當然也又按三篇三數約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  
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求

哉

地名在  
牧野

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  
衆前既有泰誓二篇因以  
禹征苗誓只數語其誓湯

時甲  
右秉白旌以麾曰逆矣西土之人

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  
儀耳旌揮中鉞也

武成言  
奕武  
遠而  
勞之

友和  
夫長

旅之誓戒司空王士治壘壁  
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

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  
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

擊微盧彭濮人

約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  
所服殺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家君則泛指諸侯

而誓  
者也

上庸膠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  
者蓋先零卑丹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上擊微缺則知此數國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及庸蜀羌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牧如子  
侯身庚  
親之身  
作母于  
林音母  
朝朝於  
北氏曰  
近三  
地者  
林音東  
廣月歲

諸侯解  
蓋可徒  
可馬空  
無家軍  
宗伯也  
之身  
自年

牧誓

陳樸曰厥遺王父  
母手如左傳云先  
之遺姑姊妹

夏曰考師之初六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蓋  
浮言出師不可無紀  
律也故武王誓師  
之終尤肅其紀律

迂陸亡馬本作禦  
禁也

皆西南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戰于楯

命王曰古人有言曰北維無晨北維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北維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

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而家道索矣將言糾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曰

大夫耶大夫耶

九于商邑九于商邑

恭行天之罰恭行天之罰

夫子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

役西土勗哉夫子役西土勗哉夫子

其于爾躬有戮其于爾躬有戮

其于爾躬有戮其于爾躬有戮

報善

解善

報善

唐孔氏曰識其政事亦略也

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辭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天罰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戰之勇無怨之仁也以至仁伐不仁而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 武成

史氏記武王

武成二字遂以各篇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叙

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之當為四月晦未如此篇先生尋叙其後壽之辭亦與湯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慶亦非告也

###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

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 王朝步自周于征

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也詳見太甲一也周錫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也長安縣也明也北鎬陂是也日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但二字差又日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顏氏日今文日書之辭又日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登日辛亥祀于大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夷國祀鹹于周廟顏氏

陳橋曰按藥氏以一月為建寅之月三九之說不合宜經以前漢律歷志言周師初發以殷土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戊午漢律明曰已未冬至以卯氣證之則武成道正紀月數而非夏正明矣

徐居謙反推傳禮堂建月不三則與不改月數是說目相承

三輔黃圖云廟地在昆明池之北周西二里長安縣八屬奉元路即漢京北  
死鬼明也漢律歷志又  
周禮京也武王時已遷都于此

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各今按伏生本今文尚書無武成獨  
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顧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古  
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若也諸家推應以為此  
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  
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一日皆在生鬼之後則古文為獨而此志  
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朝似無理可說古文此篇字皆錯  
謬安知既生鬼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  
天下非服之下丁未化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  
成之文耶以湯誥考之此說為  
與此同而命作冊乃字文惟  
至子豐字豈又若伊訓一方  
孔傳以豐字為命字公羊傳  
有缺語  
見古字  
劉氏  
當考  
日○車  
貴早朝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  
武王也始生明月二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北  
在焉山  
而西馬  
車甲  
武王  
死鬼  
用以  
平吳而  
非其本  
心也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而邦甸遠而侯備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  
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  
由親而尊也○此當在  
百江受命于周之下  
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與其要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采衛要此與其要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鬼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  
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衛駿奔走執事豆籩越

漢書律曆志引  
武成篇云惟一月  
壬辰帝克亳若  
翼日癸巳武王乃  
朝步自周于徒悅  
商越若來百既  
死鬼越若若甲子  
成劉商王紂  
四月既帝生鬼  
百庚戌武王燔  
于周廟翼日辛  
亥祀于天位越五  
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于周廟顧氏  
注曰今文尚書也  
唐孔氏曰古文武成不同者楚書之後人為之佚亡其篇朱子曰伏生今文無武成顧氏見其與古文不同遂以為今文尚書也諸家推  
層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二日皆在生鬼之後則古文為獨而此志所引為兩節見其古  
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燔人非宗廟之禮且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與五日乙卯又祀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經文所無一  
知劉歆何所據也顧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顧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

樂記下文  
各在射禮  
首而射禮  
之射禮  
王若曰此  
即禮記  
文事  
御都暗反  
駿陳音句  
俊反  
朱子清廟  
詩傳云天  
而表也  
遠豆則同  
成竹未若  
見形句反

師凱曰十六日為歲  
生鬼此言既生鬼  
未知的為何日故傳  
去此後後言之

**義剛問**生明生鬼如何先生曰日為鬼月為鬼鬼是顯鬼  
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鬼加於鬼鬼載鬼也明之生  
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  
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加  
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漸至日漸遠則光漸  
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南  
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也  
天中日月良大從地四面起其影則  
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日光  
六日相疊月土身多也  
辨集註  
察既字  
夏氏  
知此  
而丁  
自工受

**啓王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  
者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

**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

**邦畏**  
承厥

王始得  
王克成厥功大受  
邦懷其德而得自立  
年崩大統未集者非  
至於立天下也文王以  
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  
新本先生日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  
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  
為誓師固是錯連下說子以為命諸侯之  
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其看却諸侯  
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  
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要與說文王不稱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言書

鄭曰世經世書紀  
平云辛酉歲封因  
又云庚亥歲始釋  
之命為西伯則至已  
已歲纘七年耳當  
是辛酉歲即釋之  
命為西伯至廟封  
九年也然在傳又云  
姜里之四年辛酉與  
維世書不合  
又按此二言九年未  
集世遂有文王  
梅王九年而終之  
說政陽公辨之  
明其文王生不稱  
王信然矣但九年之  
當有新集先儒以  
九年祭以自為  
西伯專征之年為  
元年二說必有一  
得之

呂氏或謂代討非己之能自先王達之啓之以至厲前烈基至進勳王家有自來矣夫王非於大邦用力  
而小邦用德大邦自見其威之可畏小邦自見其德之可懷耳  
陳氏曰大邦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畏其力小邦遇文王而獲通所願故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  
之釋也

夏氏  
蔡氏  
華高

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周

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

時文王之元廣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

命之元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一

乃稱其至德若非問使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而不為若也非問使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如此度必不終音

來服事

容髮

而止

土具

那時

簡道

考之全不

實始

一節

方同

山之下

我阿

施張

受之

於商

八倒

事惟

列國

先王

武成

Text with vertical columns and annotatio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武成, 言太王, 惠王, 命之元, 乃稱其, 而不為, 王牧野, 文王受, 王做來, 如此度, 來服事, 容髮, 而止, 土具, 那時, 簡道, 考之全, 實始, 一節, 方同, 山之下, 我阿, 施張, 受之, 於商, 八倒, 事惟, 列國, 先王, 以契為, 王季文, 而為之, 今日非, 儒請西, 執而囚, 情耶孔, 王安能, 信也夷, 義士也, 方其, 詳國, 而去, 聞西, 伯之, 賢共, 往歸, 之使, 西之

伯紂王是替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土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恭聖王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君喪二年并數之爾故以元西伯聽震商之命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恭聖王傳學若知西伯生不紂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一時惠衆說之紛紛惑亂當世故修六如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因古六經相亂自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則有二年武王即位之十二年爾復何疑哉

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于商之

逃于

略也

取祗承上帝以遏亂

言虐衆民爲天下逋

周王發將有大正

帝而湯絕亂

帝在文

此當

此言

侯其詩

相率以爲已使恭天成人命肆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用附我大邑周

綏厥士女惟其士

惟

或曰夏氏說

王氏以仁人爲微子之徒自言夫微子歸周乃在克商之後若武王未克商而微子歸之視宗國顛覆無不忍之意豈仁人哉

說文宜假也 皆屬篚似篚 耳書實玄黃 爲篚此則篚 不盛幣矣

武成

傳華 胡化

盛特征

史記武王命閻天  
封比干墓  
宋寧記墓在衛  
州汶縣北十里

林曰孟子謂及信  
言不如無言善  
後世好殺之君指  
武王為口實故為  
此後本塞源之論  
此孟子所以有功  
於武王也聖之血  
流漂杵是紂象  
自相攻刺以至若  
是亦可謂以孟子  
言而疑其無是  
事也

有神尚克相子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  
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到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曰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武成

戊午師渡孟  
陳其刃  
伐其  
伐其

舜與皋陶... 禹與伯... 侯百里伯... 子男五... 孟子... 周札... 戴少... 四里伯... 百男... 與此... 附庸... 豈有... 州庸... 者我... 謂此... 諸侯... 去而... 孔乃... 去而... 去而...

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武成

庚寅朔二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是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也... 步自周... 日庚寅... 陳于商... 武成... 庚寅朔二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是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也... 步自周... 日庚寅... 陳于商... 武成...

治去声 復挑又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  
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受商受命由維其子囚封比干墓武商  
密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胡底升冢君既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夫菁奔走執豆蓬越二日庚戌柴  
望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大王肇其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成厥功延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夫成命肆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余考定讀如此大畧集  
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卜文及漢志日  
辰推之其序當如此月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  
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六日諸侯百丁



按史記武王克商二年似箕子以天道此附會泰誓序文上之誤也

正義曰此篇周史所錄而傳引之即曰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也

漢樂浪郡故租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案守記云平朝鮮廢城即箕子受

朝鮮史記書隱云音湖山以有山水故

漢志樂浪郡有朝鮮縣

朱曰柯國材

言武王伐殷叙謂十有一年書

不是憑洪範

年明矣必是

當年厄商使

釋箕子因而問

之若十年釋

三年方問他

應如此達此

陳播曰斯民

之生上棟下宇

群居聚處取

使之然哉

天意有以然

相其間而其

常理實不難

洪範也史記武王克商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

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

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數今古文

有輔錄洪範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是

福所以歛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

五行厚以政協五紀以結裏箇皇極又須是德使

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自潛疑便是考之

於神庶幾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

多具維持這皇極格言讀北

五行二則五事三則

後庶幾五福六極

古人

最切緊要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

道而若其驗耳經說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

惟十

我問為臣僕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

也箕國名子爵也

陳洪範也天以

王而不

箕子

三與

洪範

方問

子朝王

不得

問箕子

終稱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叙乃言者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

所請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箕子之中默有以安定

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切實箕子在商苦心九疇之學如

文王之滿心於八卦殺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

呂曰堯舜禹湯文道統之傳在於武王武王於彝倫之所以叙豈真不知耶

人君代天理物相和成之責甚重不知者求無愧於居取也皆習而不察

行而不著得以下民為自生自養又烏足知天之陰騭者哉

伊川說周書惟十有一

三祀與惟十有一



一政者之所以  
因乎天 師曰  
食貨司空因天  
施地生之利曰  
祀賓曰天叙天  
秩之典禮曰冠  
師則曰天討之  
常刑也

朱子易學啓蒙  
一段載此

孔子曰此以上為  
所叙 唐孔  
曰以此下其子  
所演

#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建極也三德  
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  
者治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大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德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  
以省過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  
用無過而非用也皇極不言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  
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  
也人君治天下之法

是就 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  
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  
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  
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  
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  
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  
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  
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

至五五亦居中或之復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若有前四者則  
四者 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

用 洛書本文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  
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 五氣運行

後 而人 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  
有極君所當畏道夫

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  
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於用於世而不置其理  
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

皆形於色而為五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  
以敬用之則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  
本然之性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

五行之次。皇極立本二德越時。新安陳氏曰建用  
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

微知陵反讀作證非

治之所  
治去身  
餘事

夏曰御用威用者人君欲民知所慕而為善則以五福勸之使知為善者必得福人君欲民知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則以六極威之使知為不善則必得極

終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極在皇極而自  
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誠全德  
五身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乃政教之綱  
為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以驗以人合天故曰五紀乃政教之綱  
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極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張氏曰**  
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張氏曰**御極之  
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復齋董氏曰**董  
仲舒劉向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奉合相從  
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奉合相從  
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  
拘泥不通至於度徵分配五福而六○**符其一而無所當則於**  
外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符其一而無所當則於**  
外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符其一而無所當則於**

夏曰水性澁故潤下或溥之或激之有時不潤下者非常性也火性燥故炎上或抑之淫之有時不炎上者非常性也曲直者木之常性也雖有夫剛而不遂其直者非常性也從革者金之常性然有頑鈍而不可用者非常性也土性能生萬物故以稼穡言然有稂莠而不利於種者非常性也故君子即其常性而言曰之爻稼穡苟非耕種耘耔則其功莫能成故以爻言之猶言於是乎可以稼穡也而其性而作成之則有自然之利水之無源未嘗鹹也流既久而鹹之味始成則鹹若下之所作也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上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始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也不之初生未嘗酸也自根幹枝葉而花實而其味酸豈非曲直之所作乎金之在鑪未嘗辛也自成器而後生鑪而其味辛豈非從革之所作乎至於土之始稼穡亦未嘗及耕而耨耨而獲而後其味始甘則甘之味豈非稼穡之所作乎此五行之味皆由其性中作成之也

**火行一**

金土者五行之生可止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數著為數五行先後亦以

數著為數五行先後亦以

**曰示匹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曰從革土爻稼穡潤下作鹹**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

**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

**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

**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

**性也故不曰日而曰爻爻於也於是**

**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

**獨言者以其功於民用也**

**潤下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而潤濕而下流炎能上金曰從曰革**

論五行之

按五行先天五行之体水陽得大陰祥木陽盛金陰盛後天五行之用水大陰火大陽木少陽金少陰  
先天後天木皆陽金皆陰而水火互位者水火動物故体陽而用陰体陰而用陽也

呂氏曰五事者  
言人當從事  
於此也  
身言視聽思  
配水火木金  
土吳人志談  
哲之例反与  
晰同下當從  
陸氏於諸經  
及書前後視  
字皆無音獨  
於此音常止  
反讀書上去  
二声並有義  
同則二声皆  
可讀  
兼見先後  
五事之德  
林說

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若皆陰之所生折而言之為五行對  
而水之為二氣豈无其理而自尔哉五行之體形於地是為潤  
於天則為春夏秋冬土寄旺於四季而名曰冲氣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若為肝  
心肺腎脾五行之神舍於人身首為仁義禮智信皆其精也  
八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  
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  
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  
其體對立其用循環○陳氏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  
皆為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  
言土非於家言上下以位言曲直  
則謂下  
之銘銘  
行以十  
五味以  
之味成  
灼既久  
土之始  
其說皆  
順西山  
縹所以  
至乾壞  
齒酸之  
**聽五**  
也言揚也後  
之氣入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  
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  
者順也明者无不見也聰者无  
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  
謂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  
也又若條也○**聰**自外而言  
則聰也○**睿**自內而言則  
睿也○**肅**自外而言則肅也  
而內於視自視自聽自思彌遠  
者彌外○**聰**近者彌內此其所  
為次序也○**肅**洪範五事以思  
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  
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  
而為之○**聰**言視聽思皆只以  
次第相屬  
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  
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問**  
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  
如動容是外而底心之動便是  
思又問五行此五事曰曾見吳  
林說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從視曰明聰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

聰作恭睿作聖

師凱曰德者所得之理良得恭之理言得從之理故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恭從明聰睿得於天為德之体由是而作肅作又故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  
朱子曰恭作肅至肅作聖此蓋性說形之事

伏生五行傳曰：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此孔氏考蘇氏西山、蔡氏皆附和五行傳為說。惟蘇氏援醫家之說，謂脾主土，故為脾主；金發為言，肝主事，故為視；腎主水，故為聽；心主火，故為思。此雖有據，而不獲夫肅人哲謀，理於兩陽，煥寒風不相通也。蓋蘇氏惟勉齋黃氏之說，謂五行有配，有屬，配者對時而為。

伏生五行傳曰：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此孔氏考蘇氏西山、蔡氏皆附和五行傳為說。惟蘇氏援醫家之說，謂脾主土，故為脾主；金發為言，肝主事，故為視；腎主水，故為聽；心主火，故為思。此雖有據，而不獲夫肅人哲謀，理於兩陽，煥寒風不相通也。蓋蘇氏惟勉齋黃氏之說，謂五行有配，有屬，配者對時而為。

度耳程氏強以為屬，豈有兩屬哉？語錄曰：思言視聽言之則，則思所以為主於內，強近者強內，此其次序也。

人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度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濕潤。雨皆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問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之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之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稊又謂理治，恭作肅。肅主肅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並東齊集傳伯謨云：老蘇著此，論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為。洪儒五行傳不可察此，亦自具既發則後出，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道天。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之罰。其皆書傳之文也。蓋木有華，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此第五。以生數至於五事求之，則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凡此皆性也。或以為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斷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古洪範論東坡亦同。曰：貌言視聽思五行相克之序也。即五常之序。思以言為五，黃帝之發。水得之，曰：水貌。而大陰。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胸合。一生水火，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土也。地二生水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成而有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水土也。陰而火，陰而水，陰而土，陰而金，陰而木，陰而火，陰而水，陰而土，陰而金，陰而木。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則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微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生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十有餘年，幸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

新安陳心德首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以言之？兩陽煥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者，察者也。



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 師凱曰極本於理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理順而氣亦順也

以至一事一物之極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

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則其於人使天下是人事 則其於人使天下是人事 則其於人使天下是人事 則其於人使天下是人事 則其於人使天下是人事

皇極

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詳於也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丁之  
明人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足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伐  
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

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亦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  
天棊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棊忱天命已歸之  
詞也亂臣十人謂民獻十夫○林氏曰國家有大  
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

陳氏曰  
言通  
於常  
勢危迫如此  
以此解之豈不辭意明順乎蔡氏必以十人為十亂費辭辨之  
終竟首尾衡決且自蔡邦至棊忱十七字中本畧无武王時之  
意不過硬說上耳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公不應  
自言之也前十夫馬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夫草必絕其根本我  
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  
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

大誥

大誥

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  
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  
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權疑則龜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夫便是五福  
反是則福轉為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斂六極也德明自  
皇建其有極以下足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  
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復贊款正  
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數言以下足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答  
梁文叔東坡書傳中說得  
極字亦如餘見後皇極辨  
餘之謂極。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曰至而無  
居上上終下貫與八疇為九。○  
紐五行之統會。新安陳氏曰  
仁義曰。曰信之。性亦合也  
之也。有。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  
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九疇全  
與而出錫文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  
與君保之。也九峯蓋用父說而不  
及及保極。義然錫汝對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則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陳傑曰  
獨如云  
高明如  
明之家

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  
無虐於獨而畏高明  
彼好德為五福之一也福之本也  
言無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  
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下章之義

有能有為使善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錫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錫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錫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其不與賢  
是常心  
曰進其行

下五福  
錫之福  
人對

有極歸其有極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且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明無偏無陂  
明無偏無陂  
明無偏無陂

惡道王之路無偏無黨  
惡道王之路無偏無黨  
惡道王之路無偏無黨

平無反無側  
平無反無側  
平無反無側

得其性情者  
也師凱曰性  
下當補之正

詩之休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  
夫歌詠以吟其情反

以此句頗不協韻而釋文改字亦  
有頗音遂詔改頗為波

復音腹下章同  
六詩即六義也

獲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調詠之間恍然而悟然則得志其傾斜妙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滅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大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偏無別說也冰錄見後皇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冰錄見後皇

唐孔文詞應謂極余氏曰早言是訓于帝其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其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

洪範

為天極不遠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  
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九近類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  
彼是以其說長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  
問其受之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亦無  
至自南之位四方輻輳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  
也自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  
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  
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加  
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仁者莫能加  
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孝者莫能加也語其  
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  
考其綱也  
以行  
其下  
其極  
則以言夫民得君以  
還錫其君而使之長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  
者皆君之  
為有守  
夫君  
者有  
底乎  
汝則  
其自名而與之  
曰無嗟獨而畏高明  
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為使蓋其行而邦其昌云  
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能使皆進善則人才  
于而家時人斯其幸手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  
不能使之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  
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  
起以報汝惟有一律齊者好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  
以或不引乎下者至竟至廣雖彼之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  
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  
也其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

洪範

王六曰曰極立  
本世德趨時  
師凱曰曰直即  
直所謂王道也  
謂無反無側  
曰曰人若無治  
教之事強非  
友之人常以剛  
治之則法之類  
是也沉潜之類  
所少者其揚蹈  
厲故教之以剛  
高明之人所少  
者心雖志故  
教之以柔也  
欲其歸於中也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  
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波  
好惡者已私之道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  
王方會其極也湯湯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道  
言是舜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不君以身上帝之降衷  
于下則其所以為帝者訓云者則以言夫不君以身上帝之降衷  
也其曰夫天而有以親其人於君所命言是訓是行以行而天子  
自絕遠而天下之人於君所命言是訓是行以行而天子  
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父母以  
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  
錫禹海岳其味有不可得如者然箕子之所言言者然試  
嘗慮也夫中其所名之者非如其所名之者乎  
中為以謀但嘗慮也夫中其所名之者非如其所名之者乎  
非如其所名之者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密也  
立政而墮於懷元帝賢否皆實也  
誠謀矣已下不為於人於之者

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柔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不及中者也  
呼矯拂無為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不及中者也  
柔克柔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  
陽以寄之剛以寄之柔也  
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就為勝開  
道見下文  
唐氏曰臣以

樂友柔克沉潜剛克此陽以舒之人居之所子也  
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此陰以歛之人居之所奪也

去

去





左傳僖四年云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朱子曰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扞探之煩

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則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吉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率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尊配合故內則可外事則凶

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與龜筮皆從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

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

龜筮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

皆逆人謀縱有從者王氏曰皆逆人謀縱有從者

庶民之與天子親問焉張氏曰庶民之與天子親問焉

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

士宅洛周召管相四方和會下惟洛食

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

士宅洛周召管相四方和會下惟洛食

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

士宅洛周召管相四方和會下惟洛食

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

士宅洛周召管相四方和會下惟洛食

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謝曰古人著書  
之廉但作無音  
無作無與亡  
後人既以無  
為有無之無  
故書經今文  
加广以別之廉  
乃堂下周室  
之名音同而  
義異矣疏  
文引書作  
無謂後人  
者兩木為四  
點當從就  
為正  
漢志引金寒  
之言左傳閔  
公二年晉獻公  
使太子申生帥  
師公衣之偏衣  
佩之金玦狐突  
歎曰危涼冬  
殺金寒玦玦  
胡可恃也五  
行志引此

天下自此多事矣此蓋無制俗尚鬼習聞其說遂信不核雖符  
子之賢不能按於流俗也愚謂辨命鴻曰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啟志昆命于元龜若  
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為先也  
事之可否則已默成於曾而人謀重之至亦所以示民使不  
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而人謀重之至亦所以示民使不  
信從其率而不敢卜之此見而人謀重之至亦所以示民使不  
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其所為而人謀重之至亦所以示民使不  
不從亦有不從之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皆  
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必於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  
乎天矣此稽疑之時尤以龜為重也  
**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六叙庶草蕃無**  
微驗也

所驗之  
者無  
矣曰  
為火  
云我征  
為煥則煥之  
金行在為故謂之寒則無之  
水以蠶屬蜀人蠶鳴也則無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也  
明蓋五行行以叙其事則本於五行無微則本於五  
事其條  
有秩  
失在  
五  
也  
雨  
也  
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時義其切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  
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其切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  
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兩陽寒風五者並列而為  
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  
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  
謂信也故其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  
口林氏之說只古時之無異但謂有以感而論其時與不時者  
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  
推之朔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文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  
獨於林微謂兩屬木暘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  
如向曰舊謂兩屬木暘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  
亂了兩只屬水自分曉也上篇得本問寒如何屬金曰此引左  
傳金寒之蓋其佳又曰猶言  
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洪範  
叙五事則本於五行無微則本於五  
事其條  
有秩  
失在  
五  
也  
雨  
也  
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時義其切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  
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其切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  
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兩陽寒風五者並列而為  
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  
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  
謂信也故其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  
口林氏之說只古時之無異但謂有以感而論其時與不時者  
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  
推之朔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文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  
獨於林微謂兩屬木暘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  
如向曰舊謂兩屬木暘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  
亂了兩只屬水自分曉也上篇得本問寒如何屬金曰此引左  
傳金寒之蓋其佳又曰猶言  
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音煩  
音煩  
音煩  
音煩

陳大猷曰五者未備即下文休徵也備極備無即下文卦徵也

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象... 風行於四者之間... 則成風雨... 燥寒者燥者熱之始也... 燥火氣也... 土不爰故... 其徵為陽... 者五者與... 備以... 失也... 五... 其論... 水火木... 初王... 五事相... 則勞... 亦... 徵曰... 若曰聖時風若曰及暴烈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曷若曰... 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 則其各微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其事得則其休證應其事失... 之際未易言也夫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今人讀書養心大瞻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言若... 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 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曷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 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曷順應之也時寒若又是昭密便自有... 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曷順應之也時風若又是通明便... 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也

洪範

洪範 稽之 稽之 稽之 稽之 稽之

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辨功云謀自有顯  
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閉否曰凡  
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真子所拍謀字只  
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  
休如說要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來如  
煎藥合用藥字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入  
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無徵罔不是必定如漢儒之  
說必以為有是事多兩之微必推說道是其時做某事不肅所  
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  
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密  
應只把若字做如何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荆公同  
足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  
固不可辨公全不相礙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  
未到耳實為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  
各以類與相應  
兩雨每  
之則  
多以其  
而不可以  
兩寒陰也陽燠風陽也  
之也  
庸急失於  
故恒場  
孰是  
君休  
此而  
借豫急蒙首答之本五者之恒答之微也氣一失其和則  
省則吾之啓故思去其答而其休五者之各聖人雖無  
之期則不可不自省也陳氏曰肅之反為狂狂則  
故常兩若又之反為僭政不治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  
之反則猶豫不明故為豫豫則解緩故常與若謀之反則  
密而急躁急則縮栗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  
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  
間有必然而野有或然之數周未無寒歲秦亡無燠年  
也竟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  
數非聖賢之所泥然竟湯雖不能煎水旱之變而卒能  
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  
造化也李氏把曰休答之分皆建於君一念之微  
氏曰若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事得則  
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各徵無不應矣

洪範

曾曰此言念  
用庶徵也

其性剛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  
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  
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發○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  
君之失適以啓其君之惑○伏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罰恒雨惟金沓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暵惟水沓火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沓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謀  
厥罰恒風惟木沓金水沓火沓土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

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蓋兩陽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條一歲之利害有條  
一月之利害有條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言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  
皆然則謂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備  
林氏曰

以下  
錯節  
皇極  
省蒙

章家用平康  
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

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戒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休徵  
此覆  
理小  
歲月

雨日月之行則有夏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

十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

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

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

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

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至至從黑

道立夏至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

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

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

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

洪範

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漢志無南字



